

商山行

樊莹

商洛晚眺

群峰暎色净如秋，五月商州我信游。
最是龙山双塔¹外，倚栏独看碧江²流。

注：
①龙山双塔：商州东龙山有双塔，前塔齐天塔，后塔淑月塔，均为明代砖塔。
②碧江：穿商州城区而过的丹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水清岸绿生态美。

商洛山行怀古

白发商岩四老翁，行歌采药入松风。
如何复向长安去？一径终南烟霭中。

商南茶吟

陈西华

茶缘

商山丹水物丰华，千纲万种藏茗菽。
荒丛斜倚数枝红，畴畔丘垄育名茶。
南茶北移四十年，取利八荒千万家。
名利不比嘉木贵，一壶春芽煮芳华。

茶道

培育良种无性系，有机认证嫩翠微。
绿茶慢煨盛绿云，仙茗香溢雾腾逸。
双山白毫似银针，泉茗冠插摘羽杯。
乌龙一怀醒双眼，茯茶一缕烟轻飞。

茶海

东边茶海采新春，西路沁园笑语盈。
千家万户织绿衣，巧手持茶拂纤云。
环山茶海翻碧波，荒坡土岭洒芳金。
茶移日月地动容，物阜民丰万古心。

知了声声

舒添宇

窗外的知了叫声清脆的，辽远而空灵。似大合唱，似协奏曲，单音高亢，和声激越，婉转成韵，悦耳动听。喜欢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一棵洒满柳荫的树下，享受听觉的盛宴。

孩提时，暑假里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用网罩网知了。三五个人一起，凝神静气蹑手蹑脚地走到树下，把手里的“神器”长柄悄悄伸出，慢慢靠近那灵物。正在尽情放歌的知了被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惊，立马乱了方寸，嗵里哇啦一通乱叫，扑扇着翅膀，乖乖就范，与之前的潇洒截然不同。我们乐得欢呼雀跃，用准备好的线绳缚住知了的足，又放飞，任凭它乱叫乱飞，飞累了就静默下来。做了俘虏的知了大多是反应迟钝的，而警觉性高的闻风迅速逃离，瞬间没了踪影，让捕获行动屡屡受挫，留下小伙伴们满脸的怅惘和失落。

在乡村，知了的鸣唱曾经记录我童年成长的每一个夏季。孩提时，总感觉夏天的时光格外悠长，清晨叫醒我的是那房前屋后高树上的知了叫声，一浪高过一浪，直灌入耳鼓，仿佛一遍遍提醒着“知了！知了！起床了！”这声音不像催人起床的铃声那么讨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感渗入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是在讲述从蛰伏黑暗来到光明世界的沧桑故事，还是在吟诵抒情长曲，抑或向芸芸众生宣讲它的滔滔宏论。我仿佛感觉一些

亮晶晶的音符在澄澈的天空中飞舞，它吸引我立马穿衣起床，想凑近看个究竟，是什么神奇的物种有如此魔力。我不知道灵敏的双耳何时最先捕捉到了知了的鸣唱并引发了我的兴趣，但我知道那神奇的声音，就是从外面的树上持续传来的知了的鸣唱声。在我朦胧的记忆中，母亲常在我苏醒而静聆听窗外知了的鸣唱时微笑着对我说：“听见了吗？”“尼昂虫”在唱歌，“晓得吗？晓得吗？”娘也希望你快快长大，早点晓得事理。”于是我更加认真地倾听知了的鸣唱，听着听着好像真的听出“知了知了”的音调来了，内心深处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然后随同爹娘一道下地劳作，一道上山砍柴采药，一道去镇子上赶集……

漫长的暑假，尽显夏天的闲散和浪漫。我常常在午饭过后，困意来袭，实在撑不住，竟倒在门前树下清凉的青石凳上睡着了，后来却迷迷糊糊感觉是躺在屋内存外起劲。外面的天很蓝很蓝，知了鸣叫得格外起劲。燥热让我醒过来，又睡着，反反复复，恍恍惚惚，耳畔总有断断续续高高低低的知了在唱歌。等到睡意全无，踏踏实实醒来，太阳已经西斜，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到羊圈里牵出羊，带到远离庄稼的坡边，一边放羊，一边听着知了唱歌，慢慢打发着一个乡村少年的静好岁月。在知了叫声的陪伴中，我学会了跟在大人后

面干农活、寻猪草、砍柴、攀爬高树，练就了矫捷的身手，为壮年后还不错的体质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老家，几乎每一棵树上都鸣唱着或静栖着许多知了，连排成方阵的玉米秆上、葡萄爬行的南瓜蔓、地瓜蔓也留下了知了的身影，它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歌唱着绿树，歌唱着阳光，歌唱着月色，歌唱着全部夏天，成为永远不知疲倦的田野歌手。可惜在适者生存的食物链中，知了是弱势的，随时可能成为螳螂、蜂类、鸟类等猎食者的美食。当空中传来吱里哇啦不成曲调的叫声，我知道，那是知了遭遇了不测，那种撕心裂肺的哀鸣分明是一种抗议。然而无济于事，“哭泣”声音渐渐远去，我也知道了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

知了的学名叫“蝉”，我家乡的方言称为“尼昂虫”，是乡亲们模拟知了的声音来概念它的，倒是颇为贴切。后来接触了书本，读到了古诗，那活灵活现的知了呼之欲出：“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借知了而比德，寓意深刻。“今朝蝉忽鸣，迁客若为情？便觉一年老，能令万感生”。司空曙闻蝉鸣而感叹光阴流逝人生易老。“落日无情最有情，偏随万树暮蝉鸣”，杨万里写得俏皮，画面感特别强。“依依柴门外，临门听暮蝉”，王维有佛性，完全入了禅境。这些流传至今的诗句，或礼赞高洁气节的

坚定，或感叹时光易老的惆怅，或沉醉于岁月静好的闲情逸致。一种普通不过的小虫子，让人浮想联翩。居高树，饮清露，远离人间烟火。无意于浮华虚名，无意于蜗角微利。你看那红尘滚滚的闹市，车水马龙，市声喧嚣，难觅蝉的踪迹。蝉终究是隐士，亦是高士，喜清净，寡物欲，绝非寻常物。

据说，知了的幼虫阶段在土壤中的发育期很长，而出土羽化后，则在草木上只能存活几个月，也就是从立夏开始鸣唱，至寒露黯然失声终结生命。在漫长的地下黑暗中摸索前行，仅仅为了获得在阳光下一个多月的卑微生命，短暂而悲壮，歌声却是永恒的，甚至可以谓之绝唱。

我又想到了蝉的俗名：知了。其中的哲理意蕴不可谓不深，有江湖、红尘、烟火的多重况味。自诩聪慧卓越的芸芸众生，对世间之事无所不知。令人困惑的是，对于最简单的生存和生活，想知道什么？又知道了什么？仍然不得而知。



商洛山

(总第2471期)
刊头摄影 全玉民

翻秦岭

张亚锋

揉揉惺忪的眼睛，随人流下了车，路旁的一处民房，旁边有个露天厕所，空地上还停着几辆早到的班车。人们吃饭、买东西、伸懒腰、聊天、抽烟、解手，进进出出，甚是热闹。从旁人的言谈中得知，到西安单程要7个小时，这才是一小半路程，倘若不解手和补充能量，是很难捱到终点的，我于是赶忙照做。

再次启程，车子穿行在秦岭的沟槽里，很多时候更是在山根儿凿进去的路上，路下是狭长湍急的河流。一眼望不到头的山路、单调的沟渠、漫长的时间，让人又一次哈欠连天睡意朦胧。在不断提升的发动机轰鸣声和一阵阵浓郁的汽油味中，我感到车子在爬坡，缓急相间，左摇右晃。突然一个急刹车，我被甩到了前排椅背上，猛地一惊，发现车下是深不见底的沟涧，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头，紧张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听车有人说，是到了秦岭山顶上。那情景恰如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中所写“绝顶忽上盘，众山皆下视；下视千万峰，峰头如浪起。”驶出秦岭，眼前变得开阔了许多，一望无际的平原让人顿觉“云开巫峡千峰出，路转巴江一字流”的心旷神怡。

就这样，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长途跋涉”。报名后，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去新校园和周遭参观，累得散架的我则美美地去了周公。后来寒暑假回家，收假，每次都是还未出发便生出无限的煎熬，总梦想着要是能有电影里那种康庄大道该多好，那样就少受好多罪。

所幸，两年后蓝小公路开通，商洛至西安由7小时缩短为4小时。终于不用再翻山越岭、担惊受怕了！车子在忽明忽暗的隧道内穿梭疾驰，一下感觉顺畅了好多，我为梦想的快速实现激动不已。又过了几年，沪陕高速建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平直宽广，双向八车道，班车通行时间为2小时，私家车已逐渐普及，仅需1个半小时。早已工作的我时常出差往返西商两地，很是便捷，有时办个事当天就能回来，大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淡定和从容。

周末或假期，我偶尔也重走一下当年上大学的路，那条功臣级的柏油路虽然饱经沧桑，但因幽静凉爽、景色秀丽，却成了城里人休闲打卡的网红路线。途中，我也会给孩子讲述自己求学时那段难忘的经历，但彼时的心境，已然不再痛苦和煎熬，一如商洛天然氧吧的天空，早已安然闲适，云淡风轻。

雨的随想

訥言

听雨

今年的夏，雨显得有些多，时不时就来一场。在这种季节听雨，许有一番滋味。打开客厅一角的落地式台灯，调好柔柔的橘红色灯光，一室便迷于光与影之间。这样的夜晚算得上是一种享受。躺在宽大温软的沙发上，静静地听雨——滴滴沥沥……在窗外，在楼檐墙的雨水管，在院子的出水口，在绿植物的树叶上，有节奏地响起，时大时小的雨叩击的嗒嗒声、流动的哗哗声、拍打的沙沙声。偶尔，有风来，雨洒在窗户外，轻响起一阵啾啾声。院子里灼白色的路灯，光色也披着雨花，格外显眼。光色柔迷，正好借温柔的舌，贪婪地舔舐雨夜的神秘！柔光里，尚见门厅过道那一双湿透的鞋，一把张开的雨伞，一身搭晾在阳台衣架上的衣裳。此刻，皮鞋好似一条踏浪的小舟，花格雨伞好似一项安全的帐篷，一架衣好似一张下弦月做的帆，我荡着舟而向而行。

刚才踏雨，宽敞的路街上原来掩藏着一个故事，汇集的水好像一条湍急的河，路面的标线沉在雨花四溅的水里，流向四处的水泛着斑驳的光。当平实的地面充满了内容时，胸襟岂能不开阔。

观雨

记得有人说过一段很美的话：“有时，外面下雨，心却晴着；有时，外面晴着，心却下雨。世上许多事物往往要在对比中品味。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的确，无论是怎样的季节，遇到怎样的心情，一有雨便让人难忘。雨的神奇，能弥漫一种情调，浸润一种氛围，镌刻一种记忆。我生活的城市，地处大秦岭的南坡。这里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气候清新，绿色生态，康养宜居。她有

一张响亮的名片——“22℃中国康养之都”。在一年365天当中，大自然十分厚爱这一方水土，光照、雨水伴着二十四节气的更替，有流程似的调节着气候，滋养着万物。下雨了去漫步，外面的景被蒙蒙雨丝斜织出水墨色似的轮廓，比起晴日里别有一番美妙。大街小巷，出行的人在雨伞下踏着水花，那是赶往要去的地点。倒是不远处三五五个身着橙黄色工服，在雨中忙碌的身影，给清静的街面缓上了几抹颜色，更像是一幅耐读的图画。此刻，那种雨味湿润心绪的惬意，自然萌生出有如诗或诗如雨般的浪漫。

晒雨

有些时候，雨下多了，人好端端的心情不免生出些阵阵孤寂、疲惫、郁闷、空虚和百无聊赖。此刻，都又自觉不自觉地盼着雨歇天晴，赶紧瞅瞅太阳，和太阳交个朋友。试想，别人兴许也有同感。

细想想，雨歇天晴，能让人多出一份思索，呈现一些愧色，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太阳有起有落，有隐有现，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生的路上，也有凹有凸、有曲有直。对此，有的人在认知上，往往觉得这不是自然的，竟一味抱怨是命运多舛。其实，这大可不必。在忧患面前，直面一下太阳，从它那闪耀灵性的光辉里，也能读出对自己看重自己，有它没它不一样的感触来。

末了，我还想，雨歇天晴晒太阳，不能被它的给抓住，而是要到更多有温度的感觉和思想。

柔和的夏风吹拂着额前的头发，也带来了经水灌溉的青草香。校园中高大的柳树上时时传来蝉鸣。我漫步在校园里，清晨的阳光照在顶着露水的青草上，照在随风飘逸的柳枝上，也照在长亭之上的藤蔓间，追随着太阳的去处，我来到长亭边。

这里不再有秋日的落叶与冬日的雪花，一个充满生机的园子便是夏天的情景。我坐在长亭一角，抬头望着藤蔓上的绿叶，虽然不是“不蔓不枝”，但迎面走来而是有一种“草色入帘青”之感。近旁的树上传来清脆的鸟叫声，仿佛是在唤醒这无垠的校园。仰望天空，将天空染橙的朝阳渐渐升高，西边几朵纯洁的白云正点缀在蓝色的天空之上，宛如橙蓝两色的墨水肆意流淌。

坐在亭间，大声朗诵着《紫藤萝瀑布》，身边有长亭与我相伴，树上的鸟啼与我应和着，阳光透过间隙照在了我的肩头，此刻，我明白了生命之中定会有永久的离别；在亭中徘徊，背诵着《木兰诗》，此刻，仿佛身旁一片肃杀之气向我袭来，刀光剑影击析声，寒光铁甲沙声，鸟啼声在我耳中也变得凄凉，让人身临其境。

一阵欢笑声，刀光剑影消散而去，一些同学已来到学校，他们在长亭开始了晨读。一隅长亭，如世外桃源一般，备受同学欢迎。早晨，同学们在亭间互相做伴，朗诵着青春的诗篇；课间，同学们围在亭边，无忧无虑地嬉闹着；正午，炎炎的夏日照射着大地，同学们正倚柱而坐，在亭下乘凉；傍晚，我也会坐在亭边目送着夕阳西下；晚间，听着蝉声，吹着月亮送来的凉风，这是我一天，也是长亭的一天。

临近学年末，这个陪伴了我一年的长亭，带给了我无限的惊喜与回忆，在不久的将来，我也许会离开。但，夏日里的一隅长亭，永远在我心中。

一隅长亭

王子源

